

生活故事

春天

■周永文

花开,是春天。每一位战疫志愿者,都是春天的使者。
 接到市级机关通知,让我参加铁路上海站的战疫顶岗工作,主要负责火车站来沪人员、重点人员的核查和“健康云APP”信息数据录入工作。作为战疫一线志愿者,每当看到队友之间互致“武汉加油!中国加油”时,心里就如阳光穿过黑夜,黎明划过疫情的天边,觉得曙光就在眼前。这个春天,也一样会迎来百花盛开,姹紫满园。
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注定鼠年的春天变得与众不同,带给人无尽的揪心。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伫立于时光之中,往日热闹拥挤的城隍庙,那些人流如潮的南京路,那些市井喧嚣的石门库,此刻不复“存在”。
 疫情就是命令,防疫就是责任,我和妻子主动投入到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斗之中。
 在火车站值守,每天得全副武装,身上穿着厚厚的防护服,还要戴上手套、口罩、防护面具等,做好全方位的保护措施。为了节约时间,避免频繁穿脱防护服增加感染几率,志愿者们坚持五六个小时不喝水,不上厕所。
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,我每天最关切的,是火车站大客流返沪人数,我当班那天就突破了3万人,光打工人员就近2万人,我能预想到2万多人背后的家庭,为了生活,离乡背井,舍父母妻,离妻别子,内心油然而生敬畏。
 那天中午,阳光灿烂得有点毒辣,地面微微烫脚。旅客背着大包小包,如潮水一般涌向出口。一位安徽的农民工兄弟来到我的面前,他五十岁左右,中等个子,肩上担着被褥,手里提着一只大帆布袋,我看他的手像松树皮那样开裂。我让他在手机平台上填写健康信息表。他嗯了嗯答应。问他从哪来到哪去,他讲着家乡方言,我连猜带蒙弄不明白。最后,他把身份证和火车票递给我,在纸上写下一句话:“大哥,我不会填,请你帮我一下。”我接过他的手机,逐项逐一录入。
 生命的彻悟等于受苦之深。正如有位哲人说的,一个人受的苦越多,对生活的理解可能就越发深刻。
 望着他的背影,我既为他担忧,又感到欣慰。谁不是这样,在直面疫情中,希望着,劳作着!火车站的钟声响起来了,它在告诉我们,寒潮过后,迎来温暖明媚的春天!



春风花草香 ■阳焯希

岁月悠悠

想起淘等外品的时光

■傅光达 文

庚子年春节,原来与回国探亲的发小二(音:ni)毛约好年初三碰头相聚的,新冠肺炎疫情蔓延,只好取消面谈,用手机微信隔空拜年,互祝平安了。
 提到二毛,我就会自然而然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起读初中的时光,淘等外品的往事。那时,我们住在卢湾区卢家湾的老房子弄堂里,二毛姆妈讲话生动有趣,她介绍起自家屋里三个儿子很发噱,讲大毛是正品,能正儿八经参军去部队当兵服役,光荣一家门;讲二毛是等外品,生鼻炎当兵不及格,到崇明农场去了三年,回转来进里弄加工厂摇手柄(做车床);讲小毛是次品,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右脚有点瘸,走路不方便,后来去淮海路服装商店立柜台做“獬豸”。当然,以上是二毛姆妈自家对儿子的戏谑评论,如果别人这么说,她是绝对不允许,会板面孔的。
 我和“等外品”二毛是同年同学,又是十分要好的淘伴,都欢喜淘等外品便宜货。说实在的,那年头等外品属于消费者不厌恶的东西,是属于产品质量虽低于规定等级范围,但仍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

上,弄堂里大大小小都打,还排队比赛,用睡觉的铺板当作乒乓台,搁在长条凳上,中间搁一根木条当球网,用锯过的三角板充当乒乓板,后来淘到没有贴海绵的光板,弹性十足,还可以打三毛球。至于乒乓球嘛,两角二分的盾牌我们认为贵了,就去买等外品红双喜或者双鱼牌,只要一毛钱一只。乒乓球不小心踏瘪了,就用开水泡一泡,很快会恢复圆形,照打不误,不亦乐乎。
 放暑假时,弄堂里小朋友又开始玩刻花样。我与二毛当然不甘落后,利用断钢锯条加工成刻刀,采用色彩艳丽的蜡光纸,借用别人的纸样,放在白纸上用铅笔涂抹拷贝出影子,然后把它放在蜡光纸上面固定,照葫芦画瓢,一张不是原创的亮丽花样纸就形成了。如果花样精致,比方像平原游击队李向阳什么的,我们就相当重视,想考究些,就会特地去文具店买几张挺刮的等外品道林纸来,刻成花样作品,夹进作业簿子里,达到一定数量就与同学邻里小伙伴相互交流,非常有成就感。
 等外品哪里多,觅宝是有门道的。我与二毛心里清爽,当年延安东路龙门路口,与上海音乐厅对马路东南角转弯处有一家文具店,有许多文具纸张等外品出售。我与二毛一个月就要去一趟,东西价格便宜,16K道林纸几分一张。信纸信封、日记本等都便宜,虽然其中纸张印刷线条有点歪斜、本子有几页装订出错,但绝

对不影响使用。当年我写信给黑龙江军垦农场的阿哥,用的几乎都是等外品信纸信封,不考究很实惠,只要字写得漂亮,照样拿得出手。
 后来二毛与我心血来潮开始练写毛笔字。中锋毛笔、条形松烟墨、成卷毛边纸等都是从那家文具店淘来的等外品,一块钱一大卷。字帖是从福州路上海书店(当年专门卖旧书)淘来的颜真卿《多宝塔感应碑》,还有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。二毛做事认真,做啥像啥,他临写的颜体字,后来得到过书法家黄若舟老师的肯定,每个礼拜去黄老师家一趟当面领教。我这个人无长性,什么事都浅尝辄止,因此至今无甚进步。
 淘等外品是小时候的一段有趣经历,后来二毛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,我陪他一道去南京路中央商场和虹口区虬江路淘电阻电容零件,仿佛就在昨天。
 再后来,大毛从部队转业到一家大型国企做党务工作,现已退休居家多年;二毛勤谨用功,后来考上上海大学,再留学美国,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,足迹几乎踏遍世界各国,现在还经常在来回机场的路上;小毛后来做自营服装生意小老板,批发零售样样做,为了促销,现在还时常搞所谓的精品A货打折处理活动。我心忖,这不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卖等外品的路数嘛!
 岁月回眸,依然感觉亲切,少年时的情怀,恍如做梦。

意犹未尽

仰而读

■魏鸣放 文

窗前,是一棵栾树。
 桌上,一个电脑,贴墙小书架上,书籍两三排,很少。
 新的家,在大城市一隅。一个人或坐,或仰,或躺。这里,不是公共图书馆,你也可将双脚搁在桌上。
 电脑屏幕28英寸,够大。
 几份订阅的报纸,一张张,如红红的太阳,每一天都是新的。
 “寂然凝虑,思接千载。”
 晚上,床上,灯下,静静读报,看到疑问字句,或好奇处,在上面画了圆圈,一根根拉线拖长,便于第二天识别。读到很晚,“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

朝有意抱琴来。”第二天,在网上找到报纸电子版,在电脑上对照原文,刷黑,点击,搜索,查询。
 首先查人,不知作者,何以论文?然后,点击相关地名。屏幕上,会跳出电子地图,显出外地作者所在地,或文中提到地名方位,山川大势。
 “悄焉动容,视通万里。”
 今天,再也无须正襟危坐。“左图而右书”,对文字,仰而读,躺而思。仅用一手,小动鼠标,上下翻页,一目十行。对地图,仅用鼠标上转轮,前转,显出中国和世界。后转,回到城乡阡陌。上下千年,纵横万里,尽在一握之中。
 一物不知,学者之耻。
 比如,某一首古诗,忘了大半,只记得一句,或半句,甚至三两个字,输入,你可将整段诗文,从茫茫大海底下打捞出来,久别而重逢,从此不再分离。
 “四月秀葇,五月鸣蜩。八月其获,十月陨箨。”《诗经,七月》。
 葇,读yāo,是古书上说的一种草。箨,读tù,竹笋上的皮。如根据偏旁部首,查找这两个字不难,但在电脑上点击更为便捷。
 “曰杀羔羊。跻彼公堂,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。”
 “兕(sì)觥”,古代一种酒器。
 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。”《老子·第五章》。
 橐籥,什么意思?
 点击就是。橐籥(tuó yuè),古代冶炼用的鼓风机,喻指造化,大自然,生发和化育。
 又比如,文章中夹带英语。不怕。在一位社会学教授的“百科”简历中,读到:American Ethnologist,The China Journal,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,Critique of Anthropology. ethnologist 什么意思?原来是民

族学者、人种学者。
 下面是例句:Anthropology has always fascinated me.人类学一直令我着迷。下面是中英双语例句,一句接一句。每一句后,都有三角形发音按钮。
 这时,可将双脚伸直,再再举到半空,缓缓放在桌上。享受,开始了。
 戴上耳机,对照英文例句。女声温柔,男声磁性。这一种发自英美人士原声语音的“优美声音”,每每让人“着迷不已”。
 原以为,自己知道“坝”字。坝,是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,又叫“陶坝”。因为知道“员”字另一读音,那是春秋战国时人物伍子胥,姓伍,名员。这个“员”字,古音为yù n,不读yuán。因此想当然,以此类推“坝”字,应该读yù n。不想,这一回仅仅因为躺着,舒服着,一个举手之劳,不!一个小小“染指”。查到了,这

字既不读员yuán,也不读运yùn,而是读熏xū n。
 真是,羞煞也!
 常想,哪一种人不读白字?
 以前,在业余大学英语大课堂上,一位英语副教授,相貌堂堂,嗓音洪亮,好像天生就是学者和教授之类人物。第一堂课上,他说,要学好英语,首先要学好中文,要学好中文,首先学好古文。
 说得精彩!
 课上,他喜欢引用成语,但每读到深奥些的成语,他几乎全读半边,大都是错。比如成语“面面相觑”。这个觑qù字,一再被他读成diàn。
 读文,当然要读最好的文章。
 三五个小时一晃而过。每天,都在无尽漫游中。感谢和感恩互联网,它让你躺着,仰着,卧着,分分钟打开全人类最大的立体图书馆,仅以“一指之禅”,“染指”了全人类的知识海洋。